

造戰守器械暇日召耆老問其疾苦而吹噓
摩撫如在其身又修治學宮教訓子弟於學
南關通渠架石梁作化龍亭廣東左布政使
張公廷璽爲記戊子秋敕拜廣東按察司僉
事撫治廉州君益相地利設團河營以禦西
寇設新寮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
沒之路於是寇來則獲募月間誅豪酋三百
奇而還擄掠視靈山加多流逋歸禾稼熟商
賈四至物價省半己丑出巡欽州下車以修

浚爲第一事儒學舊在城外壞且盡以海北
道署作明倫堂貨堂左民居作孔子廟別作
海北道署於城西南次治驛館舖舍整飾如
新是秋至永安城隍低淺於欽州爲甚亦爲
之修浚高堅且深設串樓器械如廉庚寅春
復至靈山念土城非久遠計燒磚鑿石命把
總指揮周宣董其事未周歲而石城成周五
百丈高一丈九尺復修串樓開東西二門靈
山遂爲重鎮蠻寇仰君威德不敢以來亦無

能爲也已然而諸役之興未嘗斂民一錢用
物力皆歸其直而出于公帑之積遠近之民
徒見侯之興以成不知其所以成也又重作
靈山縣治煥然於式下至道路橋梁以石砌
者四十三於達官官軍之來守州縣者爲治
房合器物園圃養其銳氣而于軍民利病酌
其可否可經久行者言之于朝前後三十餘
疏朝廷知君出於公正皆爲嘉納或特旨勞
賜而所言之大爲兩廣生靈之福如請立總

兵府於梧州府使嶺南萬里昔爲病苦之鄉
今爲富樂之地君之功尤可尚也視馬余二
公皆足以載國史示來世而君筮仕適在蠻
方能展猷爲至於顯用不徒俾蠻彝惴惴焉
不敢以動其施設期至於久遠安然無爲如
此見君爲賢才之士天相國家之治至於萬
年之久不於此而見一端也耶余退居久於
史事不復有與然因廉人之請而爲記以俟
采擇焉

合浦令胡侯去思碑記 鄭應科 邑人

合浦令胡侯以嘉靖癸丑季冬下車越丙辰
歲當覲期侯奔走如故事比旋任未幾忽命
下擢武寧國侯既行民思之不置咸捐費爲
亭立碑記侯之德政以寓思焉屬筆於科謹
按侯蒞任未及三載人亦未遽以遷望之也
蓋今守令在職三載一考厥績故凡轉秩必
歷一考遲則兩考實爲恒例而侯預有是命
其當路者以侯碩望素著欲擢以不次乎其

以海裔窮陬壯侯之才故特徙之內郡乎顧
民方安於侯之美德善政其思侯也自不能
已合浦之民淳朴易治而亦易虐往侯未至
時編氓苦于苛役亡入他界者百數戶至聞
侯來諸各歸業侯之初政卽能感人若此而
况居之二載瘼求而情已悉惠宣而澤益流
有不益孚於民而得其心者耶侯德性醇敏
心原坦懿古所謂豈弟君子者稽其爲政要
皆平易近民不爲從欲干譽之私故於里役

省科派之煩而正自供於編徭絕賄囑之弊而力自均於徵科免鞭笞之擾而賦自辦於訟獄持聽斷之公而牒自清於委任竭心力之勤而上自獲此其大較也至夫持守堅貞終始不渝尤不易及者侯將入覲諸里圖例斂金二百餘以需途費侯悉蠲之迨返治僅數月祿入寡嗇卽遷秩戒行猶於諸餽贐一切屏却卽是二者則侯之治行於平日益可盡見矣無惑乎頌侯之賢者無間辭聞侯之

去者有憂色也芳亭獨聳豐碑內屹于以播
美將來矜式有位不其偉歟侯名濟世字數
才別號春臯江右泰和人也

郡守星岡王公遺愛碑記 鍾振

郡人

鍾子歸自滁廬於安寧山之麓鄉之父老率
其子弟儼然造焉吾郡僻在南海之堧去神
京且萬里民寡而貧所望以爲天日者良有
司耳頃以四方多故羽檄交于道燠溢時作
農鮮有秋遠近之吐疲于奔命司民牧者曾

不是之恤復加虐焉有居城市而徙之鄉聚者矣有自鄉聚而逃之山谷越鄰境者矣匪民自輕其土無寧以生也自我郡侯王公至悉我之敝慨然以綏懷自任其臨民寬而無縱嚴而有體不任筆楚使人吐見情實簿書叢委必躬自勘決卽魁胥黠吏無售其奸所部下吏嚴束其苛擾稍縱必置之法不一貸焉庶人在官者釐其副丁汰其積猾公宇爲清里閭之民近比戶而給公役凡賓燕器具

工作材木惟所需取足焉民特苦之居山谷者困於勾攝一夫被訟所在株蔓遽聞追呼輒豕突鼠竄以希喘息公廉得其狀申以厲禁用是遠惠邇安頌聲作焉又盜賊竊發計目前者惟簽鄉兵以備城守公以爲不足恃適以滋擾且妨農令立罷之賊隨屏息市珠爲厲雖繩樞壁立指爲富室又轉相局詐鬻孥質產者相踵道路公惟酌以丁糧劑量有等困踣少甦此其皁皁著著至於潔白自將